彼
18
107

東京教育大學

重栞宋本論語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宣旬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論語正義二十卷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中擢九經及第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咸平二年詔昺改定舊疏頒列學官至今承用而傳刻頗譌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題曰某氏皇侃義疏則均題其名案奏進序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獨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與序文合知今本爲後來刊版之省文然周氏與周生

支那所錢有物

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別考邢昺疏
中亦載皇侃何氏諱咸之語其疏記其姓名
句則云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
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見
之本已惟題姓故有是曲說七經孟子考文
稱其國皇侃義疏本爲唐代所傳是亦一證
矣其文與皇侃所載亦異同不一大抵互有
短長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章皇疏有
王肅注一條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
疏有何晏注一條今本皆無觀顧炎武石經

考以石經儀禮校監版或併經文全節漏落
則今本集解傳刻佚脫蓋所不免然蔡邕石
經論語於而在蕭牆之內句兩本竝存見於
隸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諸本同異亦皆竝
存蓋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雖經文亦
不能畫一無論注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
必以彼改此今仍從今本錄之所以各存其
舊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蓋後人
依論語篇第析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
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

抵翁皇氏之枝蔓而稍傳以義理漢學宋學
茲其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
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
詁名物之際詳矣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
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奥
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
其功乎

論語注疏解經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臣邢昺　等奉　勅校定

序解

疏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
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
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
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
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
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
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
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
鄭玄周禮注云荅述曰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
妄謬也以共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也漢興傳者則有
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

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
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
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
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
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王吉名家古論語者出
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
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
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
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
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吏部尚書
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
并下已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焉序者
何晏次序傳授訓說之人乃已集解
之意序爲論語而作故曰論語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
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
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疏）敘曰至
傳之○

正義曰此敘魯論之作及傳授之人也敘與序音義同曰者
發語辭也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外掌西域顏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劉向
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
生成帝卽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
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
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
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
對文則直言曰言荅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
語而謂之善言也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傳云夏
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
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
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
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
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
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
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
耕表又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
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傳云蕭望
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

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卽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卻食涕泣哀慟左右長予伋嗣爲關內侯表又云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秦有左右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傳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卽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語。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論語齊

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疏齊論

至教授。正義曰此敘齊論語之興及傳授之人也齊論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篇名與魯論正同其篇中章句則頗多於魯論篇者積章而成篇。篇也言出情錯事明而篇者也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揔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琅邪膠東郡國名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昌邑中尉者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景帝中五年改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名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傳云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饒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疏故有魯論齊論之作及傳述之人乃以此言結之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疏魯共王至論語。正義曰此敘得古論之所由也嘗曾也壞毀也言魯共王時曾欲以孔子宅爲宮乃毀之於壁中故得此古文論語也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年徙王

魯二十八年薨謚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也故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言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復圓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疏）齊論至魯論同○正義曰此辨三論篇章之異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所謂齊論語二十二篇也古論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無此二篇而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其篇次又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安

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安昌侯至包氏○正義曰此言張禹擇齊魯論之善者從之爲世所重包周二氏爲章句訓說此張侯論語也傳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王陽庸生問論語旣皆明習舉爲郡文學久之試爲博士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卽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傳又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萧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不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是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之事後漢儒林傳云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昌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不言

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若杜元凱集解春秋謂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疏〕古論至訓說○正義曰此敘訓說古文論語之人也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釋詁云訓道也然則道其義釋其理謂之訓解以傳述言之曰傳以釋理言之曰訓解其實一也以武帝末年遭巫蠱事經籍道息故世不傳自此安國之後至後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爲古文論語訓說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荆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中爲校書郎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爲南郡太守注孝經論語詩易尚書三禮年八十八延壽九年卒於家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疏〕漢末至之註○正義曰言鄭玄亦爲論語之注也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起居家教授當後漢桓靈時故云漢末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緯侯箋毛詩作毛詩譜破許慎五經異義針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作注之時就魯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爲之註註與注音義同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疏〕近故至義說○正義曰此敘魏時注說論語之人也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司空古官三公也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官掌通古今魏志云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青龍四年薨王肅字子雍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甘露元年薨注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玄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此二人皆爲論語義說謂作注而

說其義故云義說 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疏 前世至得失○正義曰將作論語集解故須言先儒有得失不同之說也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承上曰受謂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雖說有異者同者皆不著篇簡以爲傳注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爲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云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疏 今集至集解○正義曰此敘集解之體例也今謂何晏時諸家謂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也集此諸家所說善者而存之示無勦說故各記其姓名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有不安者謂諸家之說於義有不安者也頗爲改易者言諸家之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爲改易之注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言改易先儒者也名曰論語集解者何氏注解既畢乃自題之也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孫邕

何晏等上

疏 光祿至等上○正義曰此敘同集解之人也表云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爵級十九曰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晉書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魏文帝爲太子命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大守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表又云侍中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又曰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宮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如淳曰將謂都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也又曰侍

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並乘輿車顏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此言中領軍者表無文安鄉亭侯者不在爵級二十之數蓋漢末及魏置亭侯列侯之倫也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荀顗字景倩荀彧之子訖之弟也咸熙中爲司空表又云少府泰官屬官有尚書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顏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何進之孫咸之子曹爽秉政以晏爲尚書又尚公主著述凡數十篇正始中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

論語注疏解序終

欽定四庫全書

二品蔭生阮常生校栞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包曰同門曰朋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疏

子曰學而至君子乎○正義曰此章勸人學爲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子男子之通稱此言子者謂孔子也曰者說文云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以記非一人各以意載無所未知也孔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懌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與已講習不亦樂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云亦也○注馬曰子者至說懌○正義曰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者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云謂孔子者嫌爲他師故辨之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子冠氏上者他師也然則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爲師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若非已師而稱他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云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者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玄云春夏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玄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誦習所學篇簡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所以爲說懌也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也一曰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有朋自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故云亦猶易云亦可醜也亦可喜也○注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鄭玄注大司徒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授學者也朋即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玄注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即學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即可知故略不言也○注慍怒至不怒○正義曰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

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也 有子曰孔子弟子有若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鮮少也上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疏〕。正義曰此章言孝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上者則皇氏熊氏違背注意其義恐非也 子曰

孝弟之行也弟子有若曰其爲人也孝於父母順於兄長而好陵犯凡在已上者少矣言孝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上而好欲作亂爲悖逆之行者必無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上而好欲作亂爲悖逆之行者必無故云未之有也是故君子務脩孝弟以爲道之基本基本既立而後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禮尚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注孔予弟子有若○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玄曰魯人○注鮮少也○正義曰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爲少皇氏熊氏以爲上謂君親犯謂犯顏諫爭今案注云上謂凡在已上者則皇氏違背注意其義恐非也 子曰

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疏〕。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 曾子曰 馬曰弟子曾參 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友主信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慎之○注馬曰弟子曾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子曰道千乘之國 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

講習而傳之。〔疏〕曾子曰至習乎○正義曰此章論曾子省身慎行之事弟子曾參嘗曰吾每日三自省察已身爲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心乎與朋友結交而得無不誠信乎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

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敬事而信 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

節用而愛人 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

使民以時 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疏〕子曰道至以時○正義曰此章論治大國之法也馬融以爲道謂爲之政教以治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言爲政教以治公侯之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以爲國本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此其爲政治國之要也包氏以爲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夏卽公侯殷周惟上公也餘同○注馬曰道至存焉○正義曰以下篇子曰道之以政故云道謂爲之政教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戍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成出一乘千乘故千成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百里者一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三百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二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緐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

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閱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干乘之衆也干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包曰道治也者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已下云道之以德謂道德故易之但云道治也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與乘數適相當故曰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馬氏言名包氏不言名者包氏避其父名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以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爲一代大典王制者漢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之孫子思沿儒術之道著書七篇亦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以爲據難以質其是非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包曰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壍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脩之故傳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曰文者古之遺文〔疏〕子曰弟子至學文○正義曰此章明人以德爲本學爲末男子後生爲弟言爲人弟與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也弟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是也謹而信者理兼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愛衆者汎者寬博之語君子尊賢而容衆或博愛衆人也而親仁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行已上諸事仍有閒暇餘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爲言非行僞也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子夏曰賢賢易色孔曰弟子夏也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疏〕子夏曰至學矣○正義曰此章論生知美行之事賢賢易色者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人多好色不好賢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爲子事父雖未能不匱但竭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致其身者言爲臣事君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致盡忠節不愛其身若童汪踦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結交雖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言人生知行此四事雖曰未嘗從師伏膺學問然此爲人行之美矣雖學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疏〕子曰至懃改○正義曰此章勉人爲君子也君子不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

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難也〔疏〕子曰至憚改○正義曰此章勉人爲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

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爲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憚猶難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故苟有過無得難於改也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疏曾子曰至厚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化君德也愼終者終謂父母之喪也以死者人之終故謂之終執親之喪禮須謹愼盡其哀也追遠者遠謂親終既葬日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盡其敬也民德歸厚矣者言君能行此愼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薄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孔曰子禽至求之○正義曰此章明夫子由其有德以得之夫子行此五德而與人求之異耳與之疏子禽至求之○正義曰此章明夫子由其有德與聞國政之事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者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事故問子貢曰此是孔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君自願與夫子爲治與抑與皆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此子貢荅辭也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子則脩德人若自願與之爲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諸與皆語辭○注鄭曰至爲治○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者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陳元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云求而得之邪者邪未定之辭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謂孝矣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疏子曰至孝矣○正義曰此章論孝子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之行父在觀其志者在心爲志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觀其行者父沒可以自專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言孝子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可謂爲孝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爲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爲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爲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爲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疏**有子曰至宗也○正義曰此章明信與義恭與禮不同及人行可宗之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復猶覆也人言不欺爲信於事合宜爲義若爲義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義者也言雖非義以其言可反復不欺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惟卑巽禮貴會時若巽在牀下是恭不合禮則非禮也恭雖非禮以其親亦可宗也者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言義之與此也既能親仁此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言亦者人之善行可宗敬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爲一行耳故云亦也○注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正義曰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疏〕子曰君子至也已。正義曰此章述好學之事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言學者之志樂道忘飢故不暇求其安飽也敏於事而愼於言者敏疾也言當敏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學有所得又當愼言說之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言學業有所未曉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是也可謂好學也已者揔結之也言能行在上諸事則可謂之爲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孔曰未足多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磋琢磨〔疏〕子曰至來者。正義曰此章言貧之與富皆當樂道自脩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者乏財曰貧佞說爲諂多財曰富傲逸爲驕言人貧多佞說富多傲逸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爲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子曰可也者此夫子荅子貢也時子貢富志意於學故發此問意謂不驕而爲美德故孔子抑之云可也言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者樂謂志於善道不以富而倦略此則勝於無諂無驕故云未若言不如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者子貢知師勵已故引詩以成之此衛風淇奧之篇美武公之德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子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其此能切磋琢磨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呼其名而然之告諸往而知來者者此言可與言詩之意諸之也謂告之往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所以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疏〕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責己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己故孔子抑之云我則不耳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患己不能知人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清宣統三年南京圖書館藏書

二品蔭生阮常生校栞

論語注疏挍勘記序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挍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雠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録

漢石經十卷據洪适隸釋所載石刻殘字

唐石經十卷唐開成時石刻本

宋石經宋紹興時石刻本

皇侃義疏十卷 日本寛延庚午根伯脩遜志校刻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前有彼國人平安服元喬敘

高麗本 據海寧陳鱣論語古訓本所引

十行本二十卷 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上邊書字數下邊書刻工姓名中有一葉下邊書泰定四年號知其書雖爲宋刻元明遞有脩補又元徵宏桓慎殷樹匡敦讓貞懿崩完恒等字字外並加一墨圈書中誤字雖多然其勝於各本之處亦復不少

閩本二十卷 明嘉靖間閩中御史李元陽校刊每葉十八行者當出於脩補之手雖有訂正十一字下邊書刻工姓名間有書字數行本之善處然亦有不及十

北監本 明神廟間北國子監所刊行數字數與閩本同上邊書萬歷十四年刊六字字體惡劣誤字亦多

毛本 明崇禎間汲古閣毛子晉校刊行數字數亦與閩本同下邊大書汲古閣三字雖校正付刊誤字少於北監本然較之十行本其善處遠不可及矣

論語注疏解經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 邢昺 等奉 勅校定 毛本無此卅一字北監本此二行題明校刊重修等姓名閩本併一行書刪去等字又改定字爲刊字案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昺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據此則等字定字俱當依此本爲是

序解 唐石經及經典釋文並作論語序

疏 閩本北監本毛本序解疏併一行寫又此十行本經序注疏文並頂格寫閩本北監本毛本注疏文並低一格寫序文經文唯第一節頂格寫其餘亦低一格寫

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閩本監本論字此本與字論字並闕今補正又纂字閩本與此本同毛

本改作篹案釋文序錄作撰漢書藝文志作篹篹與撰
通又與饌通

齊論者 浦鏜十三經注疏正誤云論下脫語字案古書引用或稱論語或止稱論趙岐孟子注凡稱論者皆指論語浦鏜疑有脫字非也

別有問王知道二篇 北監本作問王案朱彝尊經義考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篇曰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二篇其一乃問王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僞玉爲王耳王應麟亦云問王疑卽問玉章其然乎

少府朱畸 漢書藝文志釋文序錄並作宋畸

考之齊右爲之註焉 毛本右作古註作注案所改是也○今訂正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 明監本校作校不誤毛本作挍與此後以能問於不能章放此考周禮校人釋文云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此本同案毛本作挍者避明熹宗諱也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據此則校尉字亦當從木從手作挍者非○今正

言魯論語二十篇 唐石經二十作廿後二十三十字並放此案說文廿二十併也卅三十併也並古文省漢石經如此唐石經沿其例

太子太傅 唐石經太作大案釋文出大子大傅云並音泰則字當作大○今正

敘曰至傳之○正義曰 毛本至下有等字正義曰上不加○後放此

案漢魯百官公卿表云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魯作書案專精思於經術 漢書劉向傳精作積

荅述曰語 北監本述誤述不成字

賜冢塋 北監本冢誤家

太后賜錢三百萬 按漢書夏侯勝傳三作二

不如親耕 漢書親作歸

蕭望之字長倩 案倩當作倩。今正

好學齊詩 漢書學下有治字

天子聞之 北監本天作大

哀慟左右 北監本毛本慟作動案漢書蕭望之傳本作慟動也

文帝三年一丞相 漢書百官公卿表三作二年下有復置二字

進授昭帝時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時作詩案時字誤也今訂正

琅邪王卿 皇侃義疏本琅邪作瑯琊釋文出琅字云音郎本或作瑯案瑯琊乃琅邪之俗字琅本作郎唐元度九經字樣云郎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爲郡名今經典相承郎字玉旁作良邪字或作耶者訛皆以教授 皇本授下有之字七經孟子考文足利本作教之

積章而成篇徧也 毛本徧上增篇者二字

局也 毛本局作局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局从尺下口作局與局皆訛

成帝緩和元年 北監本毛本緩作綏是也今依訂正

更名相 漢書百官公卿表名作令

遷滎陽令 閩本同北監本滎作滎令誤今案漢書王吉傳作雲陽。按滎陽字古皆从火不从水作滎亦誤也今訂正

魯共王時 皇本共作恭案共恭古字通

聞鍾磬琴瑟之音 閩本北監本毛本鍾作鐘案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鍾量名又聚也今經典或通用鍾爲樂器。按漢書魯恭王餘傳音作聲

形多頭麤尾細 北監本毛本麤作麤後鄉黨篇君子不以紺緅飾節疏麤曰綌同。按麤乃麤

之俗字今改正

爲世所貴 唐石經避太宗諱世作廿後放此

包氏周氏 皇本包作苞後包氏竝放此○按廣韻包下云包
裹亦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後漢有大鴻臚包咸
皇本作苞非也

乞骸就第 漢書張禹傳骸下有骨字

篇第或異 閩本北監本毛本篇第誤篇篇

欲不爲論念張文 漢書張禹傳無不字○按宋板漢書
有不字

餘家浸微 漢書張禹傳浸作寖案五經文字云寖經典
及釋文或作浸據此則寖浸古通用浦鏜以
爲字誤非也

包咸字子長 釋文序錄作子長

昌魯詩論語 閩本北監本毛本昌作倡案古倡字或省
作昌周禮樂師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廣
雅釋詁一昌始也疏中古文罕見當以作倡爲是○按
後漢書儒林傳昌作習

爲之訓解 皇本解作說○按下文作亦爲之訓說皇本是也

至順帝時 皇本時上有之字

南郡太守 唐石經太作大案釋文出大守云音泰下大常同

亦爲之訓說 攷文足利本無之字

廷壽九年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延改延是也○今訂正

考之齊古爲之註 皇本爲上有以字註作注釋文出爲之註
云本又作注○按注是

破許愼五經異義 浦鏜云破疑作駁是也

皆爲義說 皇本爲下有之字

年出未遠 北監本毛本出作世出字誤也。今正

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屬 魏志陳羣傳曹下有掾字。按掾字不當刪

七錄云字文逸 釋文序錄作文逢

前世傳授師說 皇本授作受

不爲訓解 皇本爲下有之字

今集諸家之善 皇本善下有說字

滎陽開封人也 閩本滎誤滎。案滎字亦非滎澤滎陽字古多从火作熒詳左傳校勘記

亡員 閩本北監本毛本亡作無案作亡與漢書百官公卿表合

將謂都郎將以下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無都字

散騎並乘輿車 漢書百官公卿表重騎字

荀或之子 案或當作彧。今正

駙副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副下有馬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閩本北監本毛本並分二十卷與此本同唐石經分十卷與皇本同攷宋史藝文志卷數正合今校勘記分卷從之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十行本標題如此後卷放此閩本毛本第一行與十行本同第二行下書魏何晏集解第三行下書宋邢昺疏第四行低一格書學而第一與疏接寫後卷放此北監本第一行下書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第二三行書明校刊重修等姓名第四行與閩本毛本同後卷放此

曰禮貴於用和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曰作由是也。今訂正

第順次也 浦鏜云順當訓字誤非也

學而時習之章

不亦說乎 皇本說作悅後竝放此釋文出亦說云音悅注同案說文說說懌也从言兌聲一曰談說蓋古人喜悅字多假借作說唯皇本俱作悅而先進篇無所不說子路篇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又仍作說

馬曰 皇本作馬融曰後放此

男子之通稱 皇本作男子通稱也北監本通誤道

王曰 皇本作王肅曰後放此

學者以時誦習之 皇本之作也

所以爲說懌 皇本懌下有也字○案皇本注文有也字者甚多此本十去八九今不悉出

有朋自遠方來 釋文出有朋云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又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

包曰 皇本作苞氏曰後放此

君子不怒 皇本作君子不慍之也攷文引足利本作君子不慍

不慍 本學誤覺今訂正

學業稍成 本扞誤杆今訂正

則扞格而不勝 本扞誤杆今訂正

又文王世子云 北監本子誤于

弦謂以絲播時 禮記文王世子注時作詩是也

於功易也 北監本毛本於誤初案禮記文王世子注作於功易成也

三曰中時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曰作日日字誤也○今訂正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曰 皇本提行寫唯此本與上章跬文接寫後每章首放此

本提行寫唯此本與上章跬文接寫後每章首放此

孔子弟子有若 皇本作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案孔子疑孔曰之譌皇本凡孔曰皆稱孔安國曰
其爲人也孝弟 皇本弟作悌注及下並同案釋文出孝弟云本或作悌下同
謂凡在己上者 皇本者下有也字北監本上字空闕
必恭順 皇本必下有有字
其爲仁之本與 攷文引足利本無爲字
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 大成 皇本此注作苞氏曰又作然後仁道可成也
巧言令色章
鮮矣仁 皇本作鮮矣有仁案包注及疏文當作有仁
吾日三省吾身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皇本高麗本交下有言字

傳不習乎 釋文出傳不云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皇本之下有乎字
弟子曾參 閩本北監本毛本弟子作曾子案以前其爲人也章疏文例之當作弟子馬季長注亦作弟子曾參
以謀貴盡忠 本謀誤講今訂正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 皇本高麗本道作導案釋文出道字云音導本或作導
司馬法 攷文引足利本法下有曰字
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 皇本成作城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 皇本畸作奇案釋文出有畸云田之殘也則字當作畸

雖大國之賦 釋文出雖大賦云一本或云雖大國之賦

十井爲乘 攷文引足利本十井作井十

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 皇本融上有馬字包作苞氏

敬事而信 宋石經避廟諱敬作欽後放此唯子路篇以下則闕筆爲放

使民以時 唐石經避太宗諱民作巳後放此

作使民 皇本同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下有事字案作事使民文義較明疏中亦有事字

不以此方百里者一 毛本作不乃又字之誤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 畸各本一竝誤二今訂正

下云道之以德 閩本北監本毛本云作文

五十里國 禮記王制里下有之字

百姓之保鄣 案說文鄣紀邑也障隔也保障字亦當作障

水昏正而栽 閩本同毛本栽作栽案栽字誤。今正

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本幹誤斡今訂正

城郭牆墐 北監本毛本墐作塹案依說文當作墐

弟子入則孝章

出則悌 皇本同毛本悌作弟案釋文出則弟云本亦作悌

古之遺文 皇本文下有也字案釋文引馬注亦有也字

或博愛衆人也 浦鏜云或疑故字誤

賢賢易色章

若童汪踦也 汪踦誤注錡今訂正

君子不重章

言人不能敦重皇本作言人不敢重案敢當作敦字形相近而訛

既無威嚴皇本無嚴字

無友不如已者釋文出毋友云本亦作無下同案古書無毋多通用後子罕篇各本又竝作毋友唯皇本仍作無釋文出毋友云音無

鄭曰皇本作鄭元曰後放此

慎終追遠章

君能行此二者皇本君上有人字

皆歸於厚也皇本皆上有而字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釋文出子貢云本亦作贛案隸釋載漢石經凡子貢字皆作子贛蓋贛贛竝當作贛贛琳經義雜記云說文貝部貢獻功也贛賜也是貢贛不同字依說文當爲贛贛卽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曰子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子之言祭尙存古本餘則多爲後人改易矣

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

弟子陳亢也皇本此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字子貢也四字

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皇本作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宋石經避諱讓作遜後放此唯先進篇其言不讓但闕末筆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皇本與下有也字攷文引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求之與

明人君自與之皇本作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

父在觀其志章

猶若父存 皇本存作在北監本存誤母

禮之用章

亦不可行也 漢石經無可字

信近於義章

信非義也 皇本作信不必義也

故曰近禮也 皇本近下有於字又此節注作苞氏曰○按僞昌黎論語筆解此節及上節注並作馬曰

亦可宗也 皇本宗下有敬字

君子食無求飽章

可謂好學也已 漢石經作可謂好學已矣皇本作可謂好學也已矣筆解作可謂好學也矣

有道有道德者 皇本作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案太平御覽四百三引亦有謂字

正謂問事是非 閩本北監本毛本事作其案皇本筆解俱其者非

樂道忘飢 閩本北監本飢作饑案說文穀不孰爲饑飢餓也則字當作飢

敬遜務時敏 閩本同毛本敬遜作遜志案後述而篇志敬遜雅毛本作孫志

貧而無諂章

子貢曰 皇本作子貢問曰案皇疏云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邢疏云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爲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據此則古本當有問字

貧而無諂 北監本毛本本諂作諂是也此與閩本凡諂字並誤作諂案五經文字云諂諂上音滔從爪從臼凡字

聲近諂者皆從舀下筌冉反從刀從臼凡字聲從諂者皆從召

未若貧而樂皇本高麗本樂下有道字唐石經道字旁添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注引此文並有道字又下二節孔注及皇那兩疏亦有道字俱足爲古本有道字之證

不以貧爲憂苦皇本作不以貧賤爲憂苦也

如琢如磨釋文出摩字云一本作磨案磨摩正俗字

告諸往而知來者皇本者下有也字

好謂閑習禮容閩本北監本毛本好下有禮字案疏云習禮容不以富而傲略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爲憂苦好謂閑本有道字不知者妄加禮字談甚

此衞風淇奧之篇閩本北監本毛本奧作澳。按澳正字毛詩作奧用古文假借字

象曰瑳閩本北監本毛本瑳作磋案古書瑳磋二字多通用

告諸往而知來者者閩本北監本毛本脫下者字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患已不知人也釋文出患不知也云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案經義雜記云據釋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同今皇本有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十一字注各本皆脫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一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為政第二

疏　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為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包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疏　子曰至共之○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要為政以德者言為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為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譬況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衆星共之以況人君為政以德無為清靜亦衆人共尊之也○注包曰至共之○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衆星共之也 子曰詩三百 孔曰篇之大數 一言以蔽之 包曰猶當也 曰思無邪 包曰歸於正 疏 子之道在於去邪歸正故舉詩要當一句以言之詩三百者言詩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者蔽猶當也古者謂一句爲一言言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一句當盡其理也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辟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注孔曰篇之大數○正義曰案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內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大數 子曰道之以政 孔曰政謂法教 齊之以刑 馬曰齊整之以刑罰 民免而無恥 孔曰免苟免 道之以德 包曰德謂道德 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 格正也 疏 子曰至且格○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以德之效也道之以政者政謂法教整刑謂刑罰言道之以政而民不服者則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者苟免也言君上化民不以德而以法制刑罰則民皆巧詐苟免而心無愧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德謂道德格正也言君上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未從化則制禮以齊整使民知有禮則安失禮則恥如此則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脩而歸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有所成也 四十而不惑 孔曰不疑惑 五十而知天命 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六十而耳順 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疏 子曰至踰矩○正義曰此章明夫子隱聖同凡所以勸人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者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志於學也三十而立者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也孔子四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者順不逆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稟受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欲越法度也孔子輒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學而善始令終也 孟懿子問孝 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

諡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

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疏孟懿至以禮○正義曰此章明孝必以禮孟懿子問孝者魯大夫仲孫何忌問孝道於孔子也子曰無違者此夫子荅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者弟子樊須爲夫子御車也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者孟孫卽懿子也孔子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而懿子與樊遲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告之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未達無違之旨故復問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者此夫子爲言無違之事也生事之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謂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之屬也不違此禮是無違之理也不卽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爲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旣與別後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以爲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旣與別後孫也○注孔子曰至諡也○正義曰

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傳曰孟懿子往是知孟懿子卽仲孫何忌也諡法曰溫柔賢善曰懿○注鄭曰至樊須字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曰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也

母唯其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問於夫子爲孝子不安爲非也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問於夫子爲孝之道夫子荅之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於父母也○注馬曰至父母憂○正義曰案春秋懿子以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鄭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是武伯爲懿子之子仲孫彘也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子游問孝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

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日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疏 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爲孝必敬子游問孝者弟子子游問行孝之道於孔子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此下孔子爲子游說須敬之事今之人所謂孝者是唯謂能以飲食供養者也言皆無敬心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爲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資其爲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爲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也○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孔子四十五歲○注包曰至畜之○正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義曰云孟子曰者案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注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

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

有事

是以爲孝乎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疏 子夏問至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爲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也子夏問孝者弟子子夏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荅之也言承順父母顏色先生饌會是以爲孝爲孝也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猶則也言若家有勞辱之事或弟或子服其勤勞有酒有食進與父兄飲食汝則謂是以爲孝乎言此未孝也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違如愚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退

回也不愚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乃知其回也不愚○注孔曰至

疏 大體知其不愚○正義曰此章美顏淵之德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回弟子顏淵也違猶怪問也愚無智之稱孔子言終日不違如愚者回弟子顏淵也違猶問於我之言默而識之如無知之愚人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明大體乃知其回也不愚○注孔曰至

愚○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子曰視其所以** 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 **觀其所由** 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疏) 子曰至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知人之法也視其所以者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觀其所由者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處也人焉廋哉者廋匿也言人之法但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也尋繹故者又知新可以爲人師矣 (疏)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正義曰此章言爲師之法溫尋也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爲人師矣○注溫尋也○正義曰案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熱尸俎是尋爲溫也言人

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尋故食也 **子曰君子不器** 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 (疏) 子曰君子不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者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 **子貢問君子** 孔曰疾小人多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言而行之不周 (疏) 子貢問君子之德行何如夫子答之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孔曰忠信爲周 (疏)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德行不同之事忠信爲周阿黨爲比言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小人則反是○注曰忠信爲周 **小人比而不周** 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 **思而不學則殆** 不學而思終卒不得 (疏) 子曰至則殆○正義曰此章言

教學法也學而不思則罔者言爲學之法既從師學則自思其餘蘊若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但自尋思而不往從師學終卒不得其義則徒使人精神疲勞倦殆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疏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正義曰此章禁人雜學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爲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注攻治至同歸。正義曰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者正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爲本是有統也四術爲教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粧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殊塗同歸是易下繫辭文也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字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疏 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知也由誨汝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爲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汝爲知之乎此皆語辭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者此誨辭也言汝實知之事則爲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爲不知此是眞知也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注孔曰至子路。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張學干祿 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聞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 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行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疏 子曰至中矣。正義曰此章言求祿之法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者言雖博學多聞疑則闕之尤過也寡少也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者殆危也言雖廣覽多見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尤須愼行其餘不危者則少悔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言若少過行又少悔必得祿位設若言行如此雖偶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注鄭曰至位也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謚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廢置邪枉之人則民不服上也於時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對之也○注包曰哀公魯君謚○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卽位謚法云恭仁短折曰哀

疏 哀公至不服○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使民服之法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者哀公魯君也問於孔子曰何所云爲則萬民服從也時哀公失德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有此問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此孔子對以民服之法也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舉邪枉之人用之廢置諸正直之人則民不服上也於時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對之也○注包曰哀公魯君謚○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卽位謚法云恭仁短折曰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謚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枉之人則民不服上也

勸如之何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季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包曰舉用善人而教則民勸勉

疏 季康至則勸○正義曰此章明使民敬忠勸善之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季康子魯執政之上卿也時以僭濫故民不敬忠勸勉故問於孔子曰欲使民人敬上盡忠勸勉爲善其法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者此荅之也自上涖下曰臨莊嚴也言君臨民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作忠舉善而教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則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爲善也於時魯君豐食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荅皆以人君之事言之也○注魯卿季孫肥康謚○正義曰知者據左傳及世家文也謚法云安樂撫民曰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爲政奚其爲爲政

疏 或謂至爲政○正義曰此章言孝友與爲政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者奚何也或有一人亡其姓名謂孔子曰子既多才多藝何不居官爲政或

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此周書君陳篇文引之以荅或人爲政之事彼云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孔安國云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今其言與此小異此云孝乎唯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者言善於兄弟也施行也行於此二者即有爲政之道也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者此孔子語也是此也言此孝友亦爲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爲爲政乎言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不必居位乃是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可無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而無信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者此爲無信之人作譬也大車牛車輗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無輗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軏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以喻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也○注包曰至

鉤衡○正義曰云大車牛車者冬官考工記車人爲車大車崇九尺鄭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其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故曰大車牛車也說文云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軛前也是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云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駟馬故曰駟馬車也說文云軏者車轅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輿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轙七寸又并此軓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是軓在衡上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鉤之衡則橫居軓下是轅端上曲鉤衡者名軏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孔曰文質禮變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言後代雖百世可知也○正義曰此章明創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疏子張至知也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此夫子荅以可知之事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禮謂三綱五常不可變革故因之也所損益者謂文質三統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以十三月爲正爲人統色尚黑殷則損益之以十二月爲正爲地統色尚白也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言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或有繼周而王者雖多至百世以其物類相召甘數相生其變有常故皆可預知也。注馬曰至三統。正義曰云三綱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有紀綱之而不亂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爲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臣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云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云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皇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

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蓋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百物得陽氣微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二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月爲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統者以人物出於地人功當須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細微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鈎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遂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

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物類至預知。正義曰物類相召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召因而不變也云世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周而復始而其世運有數相生變革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鄭曰人神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

見義不爲無勇也

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

子曰至勇也。正義曰此章言祭必已親勇必爲義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人神曰鬼言若非己祖考而輒祭他鬼者是諂媚求福也見其義不爲無勇也者是無勇之人也。注鄭曰至求福。正義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神曰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注孔子曰至無勇。正義曰若齊之田氏弑君夫子請討之是義所宜爲也而魯君不能爲討是無勇也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第二

二品蔭生阮常生校桑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而衆星共之 釋文出衆星共云鄭作拱○按拱正字共假借字

包曰 皇本作鄭元曰

猶北辰之不移 皇本猶上有譬字釋文出猶北辰之不移云本或作譬猶北辰之不移與皇本合

而衆星共之 皇本之下有也字

案爾雅釋文云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文作天文字誤也今訂正

中宮太極皇 漢書天文志太作天

所謂璇璣玉衡 毛本璇作璇○按當作旋璇璇皆俗字

阮元撰盧宣旬摘録

詩三百章
篇之大數皇本數下有也字下歸於正下同
篇之大數本大誤夫今正
道之以政章
道之以政皇本高麗本道作導下節同漢石經作道釋文出
堅馬傳論又杜林傳並引作導之以政漢石經作道用假借
字
政謂法教皇本教下有也字下刑罰下逆德下同
民免而無恥閩本恥作耻乃恥之俗字
免苟免皇本作苟免罪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漢石經高麗本于作乎皇本于作於案
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實
知篇作乎而朱注亦云志乎此可思也
有所成也皇本成下有立字
不疑惑皇本惑下有也字下終始下微旨下同
知天命之終始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始終
耳聞其言皇本耳下有順字
從心所欲無非法皇本法下有者字
孟懿子問孝章
仲孫何忌皇本忌下有也字下故告之下焉須下同
我對曰無違漢石經無作毋上無違無字闕

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皇本無恐字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焉措之屬也閩本北監本毛本措作厝案措正字厝假借字

是無違之理也毛本理誤禮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唯其疾之憂閩本母誤毋注同

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皇本作唯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武伯懿子之仲孫彘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之下有子字

子游問孝章

不敬何以別乎漢石經無乎字

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皇本食作養之下並有也字

今之人本今誤令今訂正

字子游本子誤少今訂正

子夏問孝章

謂承順父母顏色皇本順作望

先生饌釋文出先生饌云鄭作餕音俊食餘曰餕案馬注饌飲食也是馬本作饌葢作饌者古論作餕者魯論也

孔子喻子夏皇本夏下有曰字

未孝也皇本作未足爲孝也

乃爲孝也皇本作乃是爲孝耳

吾與回言終日章

默而識之如愚皇本愚下有者也二字

回也不愚 皇本愚下有也字

說釋道義 皇本同北監本毛本釋作繹釋文出繹字云音亦則字當作繹○按說文說下云說釋也說釋卽悅懌說悅釋懌皆古今字作繹用假借字

愚無知之稱 本知誤智今訂正

視其所以章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漢石經脫下哉字

言觀人終始 皇本人下有之字

溫故而知新章

可以爲人師矣 皇本作可以爲師也筆解此注首有孔曰二字又師上亦無人字

乃埶尸俎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埶作藝案埶字誤也今訂正

是歸爲溫也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歸作尋案所改是也今依訂正

學而不思章

學而不思則罔 釋文出則罔云本又作罔案古罔字本省作网此作罔又古文之省

學不尋思其義 皇本作學而不尋思其義理

攻乎異端章

斯害也已 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由誨汝知之乎章

誨女知之乎 皇本高麗本毛本女作汝後益放此案釋文出誨女云音汝後可以意求之

不知爲不知 皇本不知下有之字

子張學干祿章

雖愚不得祿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愚作偶今依訂正

何爲則民服章

舉直錯諸枉 釋文出錯字云鄭本作措措投也○按措正字古經傳多假錯爲之

舉正直之人用之 皇本正上有用字人下無用之二字

則民服其上 皇本上下有矣字毛本作則民服其上也

哀公名蔣 史記魯世家作名將世本作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臨之以莊則敬 皇本臨下有民字又則敬則勸作則民敬則不詞矣疑皇本誤 臨民作臨之俱可若民之連用則

或謂孔子曰章

孝乎惟孝 皇本乎作于釋文出孝于云一本作孝乎案惠棟九經古義云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惟以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邪

是亦爲政 皇本政下有也字

奚其爲爲政 釋文出奚其爲爲政也云一本不重爲字

孝乎惟孝 皇本乎作于惟孝下有者字

美大孝之辭 皇本無大字辭下有也字

施行也 文選閒居賦注引此注下有政所施行也五字各本皆無

與爲政同 皇本作卽是與爲政同耳文選閒居賦注引與上有卽字同下有也字

今其言 本今誤令今正

美此孝之辭也 孫志祖云此當作大今正

人而無信章

小車無軏 案五經文字云軏音月轅端上說文下見論語及釋文相承隸省

轅端上曲鉤衡 皇本鉤作拘衡下有者也二字案鉤拘古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音同第四部故多通用周禮巾車金路鉤

大車崇九尺 考工記作三柯

如軫與輗 案如當作加如字誤也閩本北監本毛本與文誤輿

爲衡頸之間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閒作間是也今依訂正

子張問十世章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宋石經遵宣祖諱殷作商後放此漢石經損作損

雖百世可知也 皇本高麗本可上有亦字

物類相召世數相生 皇本此注作馬融曰召作招世作勢

故可預知 皇本作故可豫知也案豫預古今字

殷則損益之 各本益之二字誤倒今正

勢數相生 案注文及疏末段俱作世數則此不當作勢字今訂正

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 今白虎通作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剛柔相配故人爲三綱 今白虎通人上有六字

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 今白虎通功下有天字

取法五行 今白虎通法作象

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 今白虎通作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

以度教子今白虎通作以法度教子也
白虎通云本云誤示今正
五性者何今白虎通性作常是也
仁者不忍好生愛人今白虎通作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案白虎通本有作好字者古人所據之本不必盡同今本且引書亦不盡用元文者不得援彼改此浦鏜遽以好爲誤字非也或於事今白虎通作不惑於事○按惑正字古多假或爲之
明一陽二陰今白虎通一作二
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今白虎通作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今白虎通士作土毛本三死誤二死

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尙白本正誤王白誤曰今正
又木之始本木誤未今正
文法天質法地閩本同案此當作文法地質法天下周文法地般質法天可證
般質法而爲地正者閩本同北監本毛本而上有天字此誤脫也
建丑之月爲地統者各本脫地字浦鏜校補下建寅之月爲人統者同
以其物出於地各本其作人據浦鏜校改
物生細微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微細
洛子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浦鏜云子誤予璧誤壁是也今依訂正
泰誓言武王伐紂本泰誤秦今訂正

而白魚入於王舟本入誤八今訂正

禪代之後本代誤伐今訂正

非其鬼而祭之章

是諂求福皇本作是諂以求福也

義所宜爲皇本作義者所宜爲也又下是無勇下亦有也宇

見其義不爲孫志祖云其衍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三

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前篇論爲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疏】孔子至忍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僭用禮樂之事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者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佾列也舞者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桓子用此八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評論而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注馬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

文佾列書傳通訓也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隱五年左傳文也云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者杜預何休說如此其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佾以下杜預云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用八所謂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鼖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所謂八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乂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則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爲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者案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僭齊也下效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效君於上故云僭也大夫稱家祭法大夫三廟此經又言於庭魯之用樂見於經傳者皆據廟中祭祀時知此亦僭於其家廟舞之

三家者以雍徹

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故孔子譏之也

奚取於三家之堂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疏 三家王之堂○正義曰此章譏三家之僭也三家者以雍徹者此弟子之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故先設此文以爲首引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

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以徹祭
故夫子譏之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矣取於三家之堂者
此夫子所譏之語也先引詩文後言其不可取之理也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者此雍詩之文也相助也維辭也辟公謂諸
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
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
於堂乎○注馬曰至此樂○正義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
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
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
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
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
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云雍周頌臣
工篇名者即周頌臣工之什第七篇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
以徹祭者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
歌雍又小師云徹歌鄭云於有司徹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
宗廟歌之以徹祭也今三家亦作此樂故夫子譏之也○注
包曰至堂邪○正義曰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者此與
毛傳同鄭玄以辟爲卿士公謂諸侯爲異餘亦同也云穆穆
天子之容貌者曲禮云天子穆穆爾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
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云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

後來助祭故也者將言無諸侯及二王之後助祭則不可歌
也云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者卿大
夫稱家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何取此雍詩之義
而奏作於堂邪邪語辭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由是三家僭
之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包曰
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此章言禮樂資仁
而行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者如奈也言人而不仁奈此
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林放問禮之本鄭曰林
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正義曰此章明
禮之本意也林放問禮之本者林放魯人也問於夫子禮之
本意如何子曰大哉問者夫子將荅禮本先嘆美之也禮之
末節人尚不知林放能問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問也禮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此夫子所荅禮本也奢
汰侈也儉約省也易和易也戚哀戚也與猶等也奢與儉易
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

易寧失於戚言禮之本意禮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 〔疏〕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正義曰此及閔元年左氏傳皆言諸夏襄四年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馬曰旅祭名也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

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 〔疏〕季氏至放乎○正義曰此章譏季氏非禮祭泰山也季氏旅於泰山者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

猶止也夫子見季氏非禮而祭泰山故以言謂弟子冉有曰汝既臣於季氏知其非禮即合諫止女豈不能諫止與與語辭對曰不能者言季氏僭濫已不能諫止也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孔子嘆其失禮故曰嗚呼曾之言則也夫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況泰山之神豈反不如林放乎而季氏欲誣罔而祭之也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若其享之則是不如林放也○注馬曰至止也○正義曰云旅祭名者周禮太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云故謂凶戎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故知旅祭名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也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諸侯既爲天子之臣故謂諸侯之臣爲陪臣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曰魯人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 **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馬曰多飲少 揖讓君子之所爭 〔疏〕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

所競爭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於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於射禮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射禮於堂將射升堂及射畢而下勝飲不勝其耦皆以禮相揖讓也其爭也君子者射者爭中正鵠而已不同小人厲色援臂故曰其爭也君子○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鄭注射義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注王曰至相飲○正義曰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注馬曰多至所爭○正義曰云多筭飲少筭者筭筹也鄉射記曰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子曰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曰禮後乎

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疏〕子夏至詩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衞風莊姜美而不見答之詩也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讀詩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者孔子舉喻以荅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夏聞孔子言繪事後素即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始可與共言詩也○注馬曰至逸也○正義曰云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

章章七句其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云其下一句逸者今毛詩無此一句故曰逸言亡逸也○注鄭曰至成之○正義曰案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繢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吾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注包曰至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詁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疏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正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注包曰至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詁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是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疏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義曰此章言魯禘祭非禮之事禘者五年大祭之名灌者將祭酌鬱鬯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孔子曰禘祭自既灌已往吾則不欲觀之也○注孔曰至觀之○正義曰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者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祫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鬯金草釀和爲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

鬱鬯酒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也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者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云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者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何休云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是知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此注云亂昭穆及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又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今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以此逆祀失禮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說子曰不知也 孔曰荅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或問禘之說或問至其掌 ○正義曰此章言諱國惡之禮也或問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禘祭之禮其說何如子曰不知也者孔子荅言不知禘禮之說荅以不知者爲魯諱諱國惡禮也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時魯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惡也但言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也。之惡故諸於也斯此也孔子既荅或人以不知禘禮之說若不更說恐或人以爲已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國惡且恐後世以爲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致廢絕更爲或人言此也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其如指示於此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指其掌者此句弟子作論語時言也當時孔子舉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人曰其如示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

祭如在 孔曰言事死如事生

祭神如神在 孔曰謂祭百神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祭如在至不祭○正義曰此章言孔子重祭禮祭如在者謂祭宗廟必致其敬

如其親存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神之存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人攝代己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注謂祭百神○正義曰百神舉成數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竈何謂也 孔曰王孫賈衛大夫與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疏○正義曰此章言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王孫至禱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也者媚趣嚮也奧內也謂室內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居之其處雖卑褻爲家之急用以喻國之於人也竈者飲食之所由雖處卑褻爲家之急用以喻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此二句世俗之言也言與其趣於閒靜之處寧若趣於急用之竈以喻其求於無事之近臣寧若求於用權之執政王孫賈時執國政舉於二句俾若不達其理問於孔子曰何謂也欲使孔子求媚

親昵於己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者孔子拒賈之辭也然如此也言我則不如世俗之言也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由於時君無求於眾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疏○正義曰此章言周之禮文猶備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監視也二代謂夏商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 孔曰鄹孔子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正義曰此章言夫子慎禮也子復問慎○疏○子入至禮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慎禮也子之至也入太廟者子謂孔子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故得入之也每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屬每事輒問於令長也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子聞之曰是禮也 孔曰雖父叔梁紇所知之當

每事問者孰謂也鄹人魯鄹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或有人曰誰謂鄹大夫之子知禮者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爲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以爲孔子不知禮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之譏乃言其問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愼不可輕言雖已知之當更復問愼之至也○注包曰至助祭也○正義曰云太廟周公廟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云孔子仕魯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斋蕃息由是爲司空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由是故得與助祭也○注孔曰至復問○正義曰云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者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子爲鄹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孟孫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卽此類也

子曰射不主皮　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與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注馬曰至和容也○正義曰云射有五善焉者言射禮有五種之善下所引是也云一曰和至五曰與舞皆周禮鄉大夫職文也云志體和至與舞同皆馬融解義語案彼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注云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庶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立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與樂是也今此注二曰和容衍和字五曰與武武當爲舞聲之誤也云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

取名於鴟鴟鵂鵂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鵂之言
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
士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眾也

羊

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
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包曰羊存猶以識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我愛其禮

其禮羊亡禮遂廢〔疏〕

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貢至其禮。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子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者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
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有司仍
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并去其羊也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者此孔子不許子貢之欲去羊故呼其名而
謂之曰賜也爾以爲既廢其禮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其
羊也我以爲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
欲使後世見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
其禮也。注鄭曰至其羊。○正義曰云牲生曰餼者僖三十
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
已殺殺又并熟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肉未爽者也其實
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

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諸
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云大射者
爲祭祀射主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
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
此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
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
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
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鄉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虎侯王之
大射虎侯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
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
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參七十弓熊七十弓豹麋
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
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
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
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
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
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
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
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
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

牛賜之也此及聘禮注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爲生也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案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天子頒朔于諸侯之餘羊是用生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亨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必於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詠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紕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頗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審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預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社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祖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二顯考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享於其小故春秋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譏之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聽朔於明堂閏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爲閏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子曰事君

盡禮人以爲諂也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疏〕子曰至諂也。正義曰此章疾時臣事君多無禮也言若有人事君盡其臣禮謂將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而無禮之人反以爲諂佞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曰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疏〕定公問至以忠。正義曰此章明君臣之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者定公魯君也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定公患之故問於孔子曰君之使臣及臣之事君當如之何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注孔曰至問之。正義曰云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世家云定公十一年卽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敬王十一年卽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公

而不淫哀而不傷孔曰樂不至淫哀〔疏〕子曰至不傷言正樂之和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興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使云使民戰栗〔疏〕哀公問至不說。正義曰此章明立社所用木也者欲使民慎其後〔疏〕哀公至不咎。正義曰此章明立社所用木也也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神于宰我也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者三代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故宰我舉之以對哀公也但宰我不本其土宜之意因周用栗使妄爲之說曰周人以栗者欲使其民戰栗故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孔曰事已往不可復諫止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解說也事已成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事已往不可復追咎也歷言此三者以非之欲使慎其後也

注孔曰至戰栗。正義曰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者以社者五土之摠神故凡建邦立國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謂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言其器量小也 **或曰管仲儉乎** 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曰

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 包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鄭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包曰至爲儉○正義曰此章言管仲僭禮也子曰管仲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見孔子言管仲器小以爲謂其大儉故問曰管氏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孔子荅或人以管仲不儉之事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焉猶安也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之女故曰有三歸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今管仲家臣備職奢豪若此安得爲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者或人聞孔子言管仲不儉便謂爲得禮故又問曰然則管仲是知禮之人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者此孔子又爲或人說管仲不知禮之事也邦君諸侯也屏謂之樹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位耳今管仲亦如人君樹屏以塞門也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僭濫如此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舉其僭禮於上而以此言非之孰誰也言若謂管氏而爲知禮更誰爲不知禮言唯管氏不知禮也○注包曰至爲儉○正義曰云婦人謂嫁曰歸者隱二年公羊傳文何休曰婦人生以父

毋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三歸之道也○注鄭曰至知禮○正義曰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以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云若奠鄭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燕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坫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荅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

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以成

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翕如也言其音節明也繹如縱之以純如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疏〕子語至以成○正義曰此章明樂子大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

子語魯大師樂曰

語魯大師樂者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國禮樂崩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曰樂其可知也者言五音翕然盛也翕盛皃如皆語辭從之純如也者從讀曰縱謂放縱也純和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者皦明也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者言其音落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者言樂始作翕如又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則正樂以之而成也

儀封人請見

儀封人官名

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隨孔子行者包曰從者弟子通使得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天

將以夫子爲木鐸

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疏〕儀封至木鐸○正義曰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於孔子從者欲見孔子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者此所請辭也嘗曾也言往者有德之君子至於我斯

地也吾嘗得見之未曾有不得見者也從者見之者從者謂弟子隨孔子行者亂見其請故爲之紹介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儀封人請既見夫子出門乃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何須憂患於夫子之將喪亡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德不喪之由也言事不常一盛必有衰衰極必盛今天下之衰亂無道亦已久矣言拯夫子爲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以夫子弱興衰屬在夫子天將以夫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木鐸以振文教也○注鄭曰儀衛邑者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也云封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左傳言賴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亦此云職典封疆居在邊邑賴谷儀祭皆儀封人盖職典是國之邊邑也○注包曰至得見○正義曰云通使得見者見謂爲之紹介使之見也若左傳云乃見鱄設諸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注孔曰至天下○正義曰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者禮有金鐸木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善也

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

疏

子謂至善也○正義曰此章論韶武之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韶舜樂名韶紹也言舜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周武王樂也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曲及舞容則盡極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其德未盡善也○注孔曰至盡善○正義曰云韶舜樂名者樂記云韶繼也注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元命包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其書是韶爲舜樂名也云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者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安國云若使攝遂禪之禪卽讓也是以聖德受禪也○注孔曰至未盡○正義曰云武武王樂也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天下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云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者以臣伐君雖曰應天順

人不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疏〕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此章摠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衆不寬則失於苛刻凡爲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三

二品蔭生阮常生校栞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金鍾鎛也毛本鍾作鐘閩本鎛誤鑮北監本鍾亦作鐘鎛亦誤鑮

重周公故以賜魯禮記祭統重作康

吾何僭哉公羊傳哉上有矣字

下効上之辭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効作效案効乃效之俗字今正

三家者以雍徹釋文出撤字云本或作徹案五經文字云撤去也案字書無此字見論語

今三家亦作此樂皇本樂下有者也二字○按者是衍文

天子穆穆皇本穆穆下有矣字

天子之容貌 皇本貌作也

雍篇歌此者 皇本此下有曲字

但家臣而已 本但誤但今改正

季氏旅於泰山章

季氏旅於泰山 玉篇云祓祭名論語作旅廣韻云祓祭山川名論語只作旅○按說文有旅無祓鄭氏注大司徒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

女弗能救與 皇本高麗本弗作不

君子無所爭章

多筭飲少筭 毛本筭作算釋文出多竿云本今作筭案五見禮經說文筭計厤數者从竹弄算也从竹具據此則字當作筭

右加弛弓 毛本作弛○按禮注射儀注作弛是正字

揖如始升射 儀禮大射儀無始字

坐奠於豐下與揖 本與誤與今訂正

鄉射記曰 北監本毛本記作禮後射不主皮章疏同○按作記是也

巧笑倩兮章

巧笑倩兮 皇本北監本毛本笑作笑後陽貨篇子之武城章五經文字云笑喜也從竹下犬非古也○按釋文注中多作笑竹下犬

美目盼兮 唐石經閩本北監本同毛本盼作盼下竝同○案說文盼詩曰美目盼兮從目分聲眄恨視也从目分聲音義迥別毛本改从分是今依訂正

繪事後素 釋文出繪事云本又作繢同畫文也案繪繢古通用周禮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及文選夏

侯常侍誄注並引作繢

凡繪畫先布衆色 皇本作畫繢又色作采

然後以素分布其閒 皇本無布字

起予者商也 漢石經無者字

可與共言詩 皇本詩下有已矣二字

夏禮吾能言之章

殷禮言之 浦鏜云禮下脫吾能二字

徵成釋詁文 孫志祖云今爾雅釋詁無此文

封殷之後於宋是也 禮記樂記封作投

禘自既灌而往章

列尊卑 皇本列作別

而魯逆祀 皇本魯下有爲字

禘者二年大祭之名 浦鏜云五誤二今正

禘祭自既灌已往 閩本北監本毛本已作以○按已以古字通

五年一禘 本五誤王今正

是知當閔在僖上 本上誤土今正

或問禘之說章

爲魯諱 皇本作爲魯君諱也

如指示掌中之物 皇本掌上有以字

其如示諸斯乎也者 浦鏜云也字衍

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 浦鏜云我疑若字誤中字疑衍

祭如在章

不致肅敬於心 皇本不上有故字無肅字毛本於誤作其疏文可證也

與其媚於奧章

賈執政者 皇本賈下有者字者下有也字

欲使孔子求昵之 釋文出求昵云亦作暱案昵暱古字通五經文字云暱昵同尼一反近也

孔子拒之曰 皇本拒作距北監本誤作柜五經文字云拒與距同○按距雞距字說文有岠無拒岠即拒也

舉於二句 浦鏜云於疑此字誤

周監於二代章

郁郁乎文哉 汗簡云古論語郁作㣲案說文㣲有文章也㣲即㣲字之省

當從之 皇本作當從周也

此章言周之禮文猶備也 浦鏜云猶當獨字誤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 唐石經皇本太作大下文及注並同後並放此唯作太案釋文出大字云音泰則此當作大爲是本篇管仲之器小哉章注以爲謂之太儉皇本亦

嘗爲季氏史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史作吏今依訂正

射不主皮章

云志體和至與舞同 北監本閩本與誤興

行鄉射之禮 本鄉誤卿今正

無讀爲舞本讀誤不今正
與禮與樂是也拨周禮注無下與字
主將有祭祀之射北監本毛本作主將有郊廟之事浦鏜云主當作王是也
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本卿誤鄉焉誤馬今並正○案閩本北監本卿亦誤鄉其將祀其先祖本先誤無閩本北監本同案此無作无形近之譌今正
又方制之以爲辜本辜誤牽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作辜亦誤○今正
鄉射記曰毛本記作禮周禮注作記不誤
討迷士惑者閩本同北監本毛本無士字○補案此士字因下士不大射誤衍
不大射本大誤犬今改正○補毛本不上有士字案此誤脫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爾愛其羊唐石經爾作女皇本高麗本作汝
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浦鏜云據注文每上脫人君二字
是用牲羊告於廟閩本同案牲當作生今訂正
則謂之朝政閩本同毛本政作正是也今依訂正
朝廟享朝正毛本享上有朝字此誤脫也閩本北監本毛本作朝廟享廟正尤誤
皆委立焉閩本同毛本立作任是也今依正
雖則履此事浦鏜云躬誤則今依正
每月之朝閩本同毛本朝作朔案朝字誤今正
以故告特羊本特誤時今正
王立七廟祖廟禮記祭法無祖廟二字按下脫祖考廟三字此蓋因下文誤衍

廟享自皇考以下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廟作朝是也今依正

關雎樂而不淫章

樂不至淫哀不至傷 皇本不上竝有而字

哀窈窕 北監本窈作窈窈字非也毛本窈誤窕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 釋文出問社云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二年經丁丑作僖公主正義云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以張包使民戰栗 皇本高麗本栗下有也字

不可復追咎 皇本追下有非字

杜元凱 本元誤無今正

管仲之器小哉章

以爲謂之大儉 皇本大作太儉下有乎字按釋文出大儉云音泰

焉得儉 皇本高麗本儉下有乎字

三歸娶三姓女 皇本作三歸者娶三姓女也釋文出取三娶○按娶正字古多假取字

婦人謂嫁曰歸 皇本曰作爲釋文出謂嫁爲歸云一本無爲字今作曰歸

便謂爲得禮 皇本作更謂爲得知禮也

邦君爲兩君之好 漢石經避高帝諱邦作國後放此

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毛本坫竝誤玷

人君別內外 皇本作人君有別外內

若與鄰國爲好會 皇本國下有君字

孰不知禮皇本禮下有也字

隱二年公羊傳文各本二誤三今正

反此虛爵於玷上各本此誤玷今正

子語魯大師樂章

子語魯大師樂曰閩本毛本作太師按釋文出大師云音泰注同

樂其可知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

五音始奏皇本五上有言字

從之純如也唐石經避憲宗諱純作絒後放此按史記孔子世家作縱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作縱當是古論

放縱盡其音聲皇本無音字

純純和諧也皇本和上有如字按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此注不重純字

言其音節明也皇本明上有分字

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皇本作作於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同皇本三下有者也二字

落繹然相續不絕也補北監本毛本落作絡

儀封人請見章

儀蓋衞邑皇本衞下有下字

君子之至於斯也皇本高麗本也作者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高麗本無也字

儀封人既請見夫子各本並誤作請餽今訂正

子謂韶章

又盡善也嘉定錢大昕養新錄云漢書董仲舒傳本引又盡善矣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故盡善皇本作故曰盡善也下作故曰未盡善也

鳳皇來儀閩本北監本皇作凰○按皇凰正俗字

武樂爲一代大事盧文弨校勘記卷三終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三終

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子曰里仁爲美。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擇不處仁焉得知。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擇。（疏）子曰至得知○正義曰此章言居必擇仁也里者之里不得爲有知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

仁爲美者里居也仁者之所居處謂之里仁凡人之擇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者焉猶安也擇求居處而不處仁者之里安得爲有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孔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困約長處樂。鄭曰約困也

久困則爲非

不仁者安仁。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

知者利仁。王曰知者故利而行之

（疏）子曰至利仁○正義曰此章明仁性也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言不仁之人不可令久長處貧約若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者言亦不可令久長處

於富貴逸樂若久長處樂則必驕佚仁者安仁者謂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也知者利仁者知能照識前事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注包曰至安仁○正義曰此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表記正同理亦不異云唯性仁者自然況愛施生體包仁道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也○注王曰至行之○正義曰云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者言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

能好人能惡人 孔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正義曰此章言唯有仁德者無私於物故能審人之好惡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疏）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正義曰苟誠也此章言誠能志在於仁則其餘行終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曰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孔曰造次急遽顛沛僵仆雖急遽僵仆不違仁

（疏）子曰至於是○正義曰此章廣明仁道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造次 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僵仆也

顛沛 馬曰顛沛僵仆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曰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孔曰造次急遽顛沛僵仆不違仁

（疏）子曰至於是○正義曰此章廣明仁道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注馬曰至僵仆○正義曰云造次急遽者造次猶言草次鄭玄云倉卒也皆迫從不暇之意故云急遽云顛沛僵仆者說文云僵僵也仆頓也則

偃是仰倒也仆是踣倒也雖遇此顚躓之時亦不違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身也不如好仁者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此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疏〕子曰至見也○正義曰此章疾時無仁也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子言我未見性好仁者亦未見能疾惡不仁者也好仁者無以尚之者此覆說上好仁者也尚上也言性好仁爲德之最上他行無以更上之言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覆說上惡不仁者也言能疾惡不仁者亦得爲仁矣也唯能不使不仁者加乎非義於己身也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者言世不脩仁也故曰有人能一日之間用其力於仁道矣乎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德輶如毛行仁甚易我欲仁斯仁至矣何須用力故曰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此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曰蓋有能爲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人之過當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其所則爲仁矣〔疏〕子曰至仁矣○正義曰此章言仁恕也人之過各於其黨者黨者黨黨也言人之爲過也君子小人各於其類也觀過斯知仁矣者言觀人之過使賢愚各當其所若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斯知仁者之用心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疏〕子曰至議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樂道固窮也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言士雖志在善道而衣服飲食好其

華美恥其麤惡者則是志道不篤故未足與言議於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疏〕子曰至與比○正義曰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相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 孔曰懷安也 小人懷土 孔曰懷重遷 君子懷刑 孔曰安於法 小人懷惠 包曰惠恩惠 〔疏〕子曰至懷惠○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懷安也君子執德不移是安於土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刑法制惠恩難於遷徙是安於土也君子樂於法制齊民是懷刑也惠也君子樂於法制齊民是懷刑也小人唯利是親安於恩惠是懷惠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曰放依也言人每事依於財利而行則是取怨之道也故多爲人所怨恨也 〔疏〕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正義曰此章惡利也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讓則不爭言人君能以禮讓爲國乎者爲猶治也禮節民心禮讓治國何有其難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者言人君不能明禮讓以治民也如禮何者言有禮而不能用如此禮何 〔疏〕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正義曰此章言治國者必須禮讓爲教治其國乎云何有者謂以禮讓爲國何有其難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者言人君子曰至已知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不患無位者言不憂爵位也患所以立者言但憂其無立身之才學耳不患莫己知者言不憂無人見知於己也求爲可知也者言求爲可知也者言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明忠恕也子曰參乎者呼會子名欲語之也吾道一以貫之者貫統也孔子語會子言我所行之道唯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會子曰唯者曾子直曉其理更不須問故荅曰唯子出者孔子出去

言不能用禮何 〔疏〕子曰至禮何○正義曰此章言治國者必須禮讓則不爭言人君能以禮讓爲國乎者爲猶治也禮節民心禮讓治國何有其難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者言人君不能明禮讓以治民也如禮何者言有禮而不能用如此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 〔疏〕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不患無位者言不憂爵位也患所以立者言但憂其無立身之才學耳不患莫己知者言不憂無人見知於己也求爲可知也者言求善道而學行之使己才學有可知重則人知己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孔曰貫統也 曾子曰唯 孔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正義曰此章明忠恕也子曰參乎者呼會子名欲語之也吾道一以貫之者貫統也孔子語會子言我所行之道唯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曾子曰唯者曾子直曉其理更不須問故荅曰唯子出者孔子出去

也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問於曾子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荅門人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忖己度物也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曉不同也君子則曉於仁義小人則曉於財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 包曰思與賢者等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正義曰此章勉人爲高行也見彼賢則思與之齊等見彼不賢則內自省察得無如彼人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 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包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邑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至不怨○正義曰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父母有過當微納善言以諫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邑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

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鄭曰方猶常也 〔疏〕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正義曰方猶常也父母既存或時思欲見已故不遠遊遊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已得即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故也此章與學而篇同 〔疏〕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正義曰言孝子在父母喪三年之中哀戚思慕無所改爲父之道非心所忍爲故也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注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疏〕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義曰言孝子當知父母之年也其意有二一則以父母年多見其壽考則喜也一則以父母年老形必衰弱見其衰老則憂懼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

〔疏〕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正義曰此章明言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故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疏〕子曰至鮮矣○正義曰此章貴儉鮮少也得中合禮爲患是以約致失者少也

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疏〕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正義曰此言欲遲而行欲疾也

包曰訥遲鈍也敏疾也言君子但欲遲鈍於言敏疾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正義曰此章勉人脩德不孤也故必有鄰也

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是以不孤〔疏〕德也有德則人所慕仰居不孤特必有同志相求與之爲鄰也○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故必有鄰是以不孤者案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亦德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疏〕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數則瀆而不敬故事君數斯辱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數謂速數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數斯致罪辱矣朋友數斯見疏薄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里仁爲美　高麗本美作善

里者仁之所居　皇本作里者民之所居也案此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引作人之所居也當是避唐諱耳

是爲美　皇本作是爲善也案義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疑邢疏作美誤觀閒居賦注亦引作善可證

擇不處仁　案困學紀聞載張衡思元賦注引論語宅不處仁謂古文本作宅字九經古義云按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

清吉堂藏書

焉得知皇本高麗本知作智注及下同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皇本作智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苟志於仁矣章

無惡也漢石經高麗本無也字

富與貴章

是人之所欲也此句也字及下是人之所惡也兩也字疑俱引此二段皆無也字又晉書皇甫謐王沈二傳竝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亦無也字又後漢書李通傳論陳蕃傳注晉書夏侯湛傳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一單引此句亦無也字四書攷異云案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謀盡同也恐是當時傳本如此○按考異非也古人引書每多節省況有皇侃義疏可證也

偃仆皇本偃作僵下同案釋文出僵字云本今作偃

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本去誤立今正

皆迫從不暇之意十行本促誤從

我未見好仁者章

我未見好仁者漢石經好仁下無者字

無以尚之爲優皇本以下有加字優下有也字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蓋有之矣皇本高麗本矣作乎

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皇本能下有仁字爾作耳我上有其字無之字

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浦鏜云耳當乎字誤

人之過也章

人之過也皇本高麗本人作民

朝聞道章

夕死可矣漢石經矣作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也釋文出適字云鄭本作敵九經古義云古敵字省作適禮記雜記云赴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閉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

義之與比皇本比下有也字有注二十二字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各本竝脫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刑漢石經刑作荆案說文井部刱罰皋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今經典相承作刑

參乎章

參乎釋文云參所金反九經字樣云參參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從公今經典相承通作參孝經參不敏釋文本作參音所林反

吾道一以貫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

事父母幾諫章

又敬不違皇本敬下有而字高麗本無而字

勞而不怨

且志不從 補且當作見北監本毛本並是見字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無所改爲父之道 浦鏜云於誤爲

父母之年章

孔曰 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元語辭未知孰是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 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高麗本出下有也字四書攷異云包氏注云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據其文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知若上一之字則斷知其流傳訛衍○按皇本妄字必因注文而誤衍也

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 皇本作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以約失之者章

奢則驕佚招禍 皇本佚作溢

儉約無憂患 皇本作儉約則無憂患也

君子欲訥於言章

言欲遲而行欲疾 皇本作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

事君數章

數謂速數之數 皇本此注作孔安國曰數下有也字案筆解作包曰

當以禮斬進也 案斬當漸字之譌閩本北監本毛本並脫此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五

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斯是也故次里仁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罪人〔疏〕子謂至妻之。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公冶長之賢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納女於人曰妻孔子評論弟子公冶長德行純備可納女與之爲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縲黑索紲攣也古獄以黑索拘攣罪人於時冶長以枉濫被繫故孔子論之曰雖在縲紲之中實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者論竟遂以其女子妻之也。注孔曰至罪人。正義曰云冶長弟子魯人也者案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又案史記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而此

云魯人用家語爲說也張華云公冶長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舊說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不取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紹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疏〕子謂南容至妻之○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弟子南容之賢行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此南容之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常得見用在官不被廢弃若遇邦國無道則必危行言遜以脫免於刑罰戮辱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言德行如此故以其兄之女與之爲妻也○注王曰至見用○正義曰云南容弟子南宮紹魯人也字子容者此家語弟子篇文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云南宮紹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中孫玃生南宮紹是也然則名紹名括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疏〕子謂子賤至取斯○正義曰此章論子賤之德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此評論之辭也因美魯多君子故曰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魯國若更無君子者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明魯多君子故子賤得學爲君子也○注孔曰至不齊○正義曰案家語弟子篇云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有才知仁愛百姓不忍欺之故孔子大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孔曰言女器用之人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疏〕子貢問曰至璉也○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子貢之器貴者〔疏〕德也子貢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於己故問之曰賜也已自不知其行何如也子曰女器也夫子答之言女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者子貢雖得夫子言已爲器用之人但器有善惡猶未知已器云何故復問之也曰瑚璉也者此夫子又爲指其定分瑚璉黍稷之器宗廟之器貴者也言女是貴器也○注包曰至貴者○正義曰云瑚殷曰璉周曰簠簋者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鄭注周禮舍人云方

曰簋圓曰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引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疏〕或曰至用佞○正義曰此章明仁不須佞也或或有一人言於夫子曰弟子冉雍雖也仁而不佞者佞口才也或人嫌其德未備也子曰焉用佞者夫子語或人言仁人安用其佞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夫子更爲或人說佞人之短屢數也言佞人禦當於人以口才捷給屢致憎惡於人謂數爲人所憎惡也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既數爲人所憎惡則不知其有仁德之人復安用其佞邪○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也○注孔曰至憎惡○正義曰屢數也者釋言云屢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云佞人口辭捷給數謂人所憎惡者案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此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爲惡捷敏是惡佞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曰開弟子漆彫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疏〕子使至子說○正義曰此章明弟子漆彫開仕者弟子姓漆彫名開孔子使之仕進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意志於學道不欲仕進故對曰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信言未能究習也子說者孔子見其不汲汲於榮祿知其志道深故喜說也○注孔曰至究習○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

子說 鄭曰善其志道深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桴小者曰桴

子路聞之喜 孔曰喜與己俱行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疏〕子曰至取材○正義曰此章仲尼患中國不能行己

之道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桴竹木所編小桴也言我之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即欲乘其桴桴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幾能行已道也從我者其由與者由子路名以子路果敢有勇故孔子欲令從己意未決定故云與以疑之子路聞之喜者喜夫子欲與己俱行也子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耳其說有二鄭以爲材桴材也子路信夫子欲行故取於桴材也示子路令知己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也一曰材讀曰哉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孔子之微意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者言唯取於己無所取於他人哉○注馬曰至曰桴○正義曰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桴小者曰桴者爾雅云舫水中爲附筏也方言云舫附桴音義同也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謂之筏筏謂之桴

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孔曰賦兵賦 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爲之宰也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 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不知其仁也

〔疏〕孟武至仁也○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者僭大夫孟武伯問於夫子曰弟子子路有仁德否乎夫子以爲仁道至大不可全名故荅曰不知也又問者武伯意其子路有仁故夫子雖荅以不知又復問之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夫子更爲武伯說子路之能言由也有勇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兵賦也不知其仁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武伯以冉求之能也言求也若卿大夫千室之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可使爲之邑宰也仁則不知也赤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公西赤仁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荅以公西赤之才也言赤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之官盛服束帶立於朝廷

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也仁則不知。○注孔曰賦兵賦○正義曰案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注孔曰至家臣○正義曰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家有采地者也又鄭注云采地畜聚斂之臣鄭注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一同之廣輪也然則此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左傳曰唯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注馬曰至行人○正義曰云赤弟子公西華者案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爲行人者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

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疏〕子謂至如也○正義曰此章與回也孰愈者愈猶勝也孔子乘問問弟子子貢曰女能與顏回誰勝對曰賜也何敢望回者望謂比視子貢稱名言賜也才劣何敢比視顏回也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者子貢更言不敢望回之事假設數名以明優劣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聞始知終子貢識淺故聞一纔知二以明己與回十分及二是其懸殊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者夫子見子貢之荅識有懸殊故云不如也弗者不之深也既然荅子貢不如又恐子貢慚愧故復云吾與女俱不如欲以安慰子貢之心使無慚也宰予晝寢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不可雕也包曰朽腐也雕彫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於予與何誅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女乎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

我之〔疏〕宰予至汝是○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宰予晝寢晝寢者弟子宰我晝日寢寐也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者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朽腐也彫琢刻畫也杇鏝也言腐爛之木不可彫琢刻畫以成器物糞土之牆易爲塗壞不可杇鏝塗塹以成華美此二者以喻人之學道當輕尺璧而重寸陰今乃廢惰晝寢雖欲施功教之亦終無成也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與語辭言於宰我何足責乎謂不足可責也是責之深也然宰我處四科而孔子深責者託之以設教畢宰我非實惰學之人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是者與亦語辭以宰予嘗謂夫子言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故孔子責之曰始前吾於人也聽其所言卽信其行以爲人皆言行相副今後吾於人也雖聽其言更觀其行待其相副然後信之因發於宰予晝寢言行相違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也○注包曰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注王曰杇鏝也○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杇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杇**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包曰申棖魯人**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孔曰慾多情慾〔疏〕子曰至得剛○正義曰此章明剛子夫子以時皆柔佞故云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性剛子曰棖也多情慾情慾既多或私佞媚孔子之言乃對曰申棖性剛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者夫子謂或人言剛者質直寡欲今棖多情慾安得剛乎○注包曰申棖魯人○正義曰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疏〕子貢至及也○正義曰此章明子貢之志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加陵也諸於也子貢言我不欲他人以非義加陵於己吾亦欲無以非義加陵於人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爾女也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己亦爲難事故曰賜也此事非女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

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疏〕子貢至聞也。正義曰難知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者章明也子貢言夫子之文章彩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與及也子貢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注性者至聞也。正義曰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夫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言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或仁或義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其實自然天性故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者案易乾卦云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爲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嘉美也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嘉美而會聚故云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者言天能利益應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萬物使物皆得幹濟此明天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功爲天之四德也此但言元亨者略言之也天之爲道生生相續新新不停故曰日新也以其自然而然故謂之道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言人稟自然之性及天之自然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疏〕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疏〕子路有聞未有聞。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志也子路於夫子之道前有所聞未能及行雖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疏〕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疏〕子貢至文也。正義曰此章言文爲美謚之美者故問衛大夫孔圉有何善行而得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者此夫子爲子貢說文之美行也敏者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言文子知識敏疾而又好學有所未辨不羞恥於問己下之人有此美行是

以證謂之文也○注孔曰至證也○正義曰云孔文子衛大夫孔圉者左傳文也云文證也者案孟法云勤學好問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已也恭者一也言己之所行常能恭順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疏〕子謂至也義○正義曰此章美子產之德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孔子評論鄭大夫子產事上使下有君子之道不違忤於物也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承事在己上之人及君親則忠心復加謹敬也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愛養於民振乏賙無以恩惠也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言役使下民皆於禮法得宜不妨農也○注孔曰至孫僑○正義曰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大夫公孫僑也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謂之國僑子

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疏〕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正義曰此章言齊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輕交易絕乎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

注周曰至名嬰○正義曰云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者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諡法治而清省曰平

子曰臧文仲居蔡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山節藻梲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

何如其知也孔曰非時人謂之爲知。〔疏〕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臧文仲不知也子曰臧文仲居守之言仲居蔡者蔡國君之守龜名也而魯大夫臧文仲居守之言其僭也山節者節栭也刻鏤爲山形故云山節也藻梲者藻水草有文者也梲梁上短柱也畫爲藻文故云藻梲此言其奢侈若此是不知也所以非時人謂之爲知○注包曰至僭也○正義曰云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辰是公子彄曾孫也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姓曰臧也云文諡也者諡法云道德博厚曰文云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者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

以爲名未知孰是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故知此龜長尺二寸此國君之守龜臧氏爲大夫而居之故云僭也○注包曰至奢侈○正義曰云節者栭也者釋宮文云刻鏤爲山栭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者釋宮云棁謂之梁郭璞曰棁侏儒柱也梁卽櫨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棁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侈文二年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 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曰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疏〕子張至得仁○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成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曰楚大夫令尹子文三被任用仕爲令尹之官而無喜見於顏色三被已退無憾慙之色舊令尹之政令規矩必以告新令尹慮其未曉也子文有此美行子張疑可謂仁故問曰何如子曰忠矣者孔子荅之爲行如此是忠臣也曰仁矣乎者子張復問子文此德可謂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荅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何如者此子張又舉齊大夫陳文子之行而問孔子也崔子崔杼也爲齊大夫作亂弑其君光陳文子惡之故家雖富有馬十乘謂四十匹也而輒捐棄違去之至於他國亦遇其亂陳文子則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爲行之復往一他邦則又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爲行若此其人何如子曰清矣者孔子荅言文子辟惡逆去無道

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可止者可謂清潔矣曰仁矣乎者子張意其爲仁故復問之曰可以爲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荅言據其所聞但是清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注孔曰至於蒐。正義曰案宣四年左傳云初若敖娶於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邳淫於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邳子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是也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蔿敖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注孔曰至去之。正義曰云皆齊大夫者並見春秋故知之云崔杼作亂者左襄二十五年云四十匹馬者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爲乘經言十乘故知四十匹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疏〕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正義曰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然後乃行常寡過咎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亦可矣。注鄭曰至及也。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寧武子之德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故曰不可及也。〔疏〕子曰至及也。正義曰案春秋文六年經書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云所謂文子三思故知文子曾大夫季孫行父也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 **子曰甯武子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疏〕子曰至及也。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之德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愚者此其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顯其知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佯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者言有道則知人或可及佯愚似實不可及也。注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正義曰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是甯武子卽甯俞也及也杜元凱注云此其愚不可謚法云剛德直理曰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曰簡大也孔

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疏〕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正義曰此章孔子在陳既久言其欲歸之意也與語辭再言歸與者思歸之深也狂者進取也簡大也斐然文章貌言我所以歸者以吾鄉黨之中未學之小子等進取大道妄作穿鑿斐然而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故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也不即歸而言此者恐人怪己故託此爲辭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正義曰此章美伯夷叔齊不念舊惡不怨恨也。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者是也孤竹北方之遠國名也

里志邊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疏〕子曰至與之。正義曰此章明直者不應委曲也孰謂微生高直者孰誰也孔子曰誰言魯人微生高性行正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此孔子言其不直之事醯醋也諸之也或有一人就微生高乞醯時自無之卽可荅云無高乃乞之其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孔曰足恭便辟貌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曰左丘明魯太史

匿怨而友其人

怨而外詐親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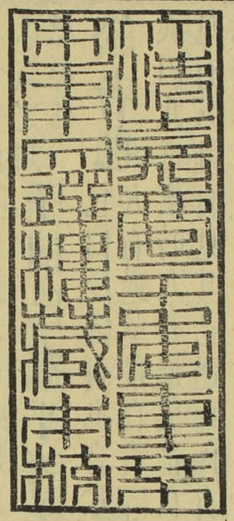
〔疏〕子曰至恥之。正義曰此章言魯太史左丘明與聖同恥之事巧言令色足恭者孔以爲巧好言語令善顏色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

媚於人也左丘明恥之者左丘明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恥此諸事不爲適合孔子之意故云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者友親也匿隱也言心內隱其相怨而外貌詐相親友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俱恥而不爲也○注孔曰足恭便僻貌○正義曰此讀足如字便僻謂便習盤僻其足以爲恭也○注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文者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孔曰不自稱己之善無施勞事置施於人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正義曰此章仲尼顏淵季路各言其志也顏淵季路侍者二弟子侍孔子也皇在尊旁曰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爾女也盍何不也夫子謂二弟子曰何不各言女心中之所志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憾恨也衣裘以輕者爲美言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而破

敝之而無恨也此重義輕財之志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者誇功曰伐言願不自稱伐己之善不置施勞役之事於人也此仁人之志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各言其志畢子路復問夫子曰願聞子之志古者稱師曰子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此夫子之志也懷歸也言己願安己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己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己施之以恩惠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包曰訟猶責也言已矣乎吾未見能見人有過莫能自責也訟猶責也已終也吾未見有人能自見其己過而內自責者也言將終不復見故云已矣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疏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言己勤學也十室之邑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衛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故具存焉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五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栞

虞山宣氏
同治校定

論語注疏校勘記

公冶長第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子謂公冶長章

雖在縲紲之中 皇本高麗本紲作紲宋石經亦作紲案字本作紲今作紲五經文字云紲本文从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竝準式例變

冶長 皇本作公冶長案孔注下云姓公冶名長則不當單稱冶長

在官不被廢弃 閩本北監本毛本弃作棄後放此案說文棄捐也弃古文棄籀文弃棄蓋古今字

南宮括 閩本北監本毛本括作适案史記弟子列傳作南宮括

中孫獲生南宮縚是也 浦鏜云獲誤獲按禮記檀弓上疏引世本作獲故浦以爲獲之

誤然攷南宮紹之父爲孟僖子僖子卽左氏昭公九年
經所書仲孫貜如楚者也據此不得以貜字爲誤

子謂子賤章

安得此行而學行之皇本得下有取字

賜也何如章

賜也何如高麗本作如何

瑚連也案說文楛胡楛也大徐云今俗作連非九經古義云瑚連二字从玉芻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芻據此則楛爲本字連爲假借从玉者俗字耳。按韓勑禮器碑胡瑾器卽胡連也

此夫子又爲指其定分本夫誤未今訂正

注此論語闕本北監本毛本注作說

或引有所據滿鏜云別誤引是也今訂正

雍也仁而不佞章

子曰焉用佞高麗本佞下有也字

屢憎於人高麗本作屢憎民

不知其仁焉用佞皇本高麗本仁下佞下有也字

數爲人所憎惡皇本無惡字有也字

數謂人所憎惡者閩本北監本同毛本謂作爲案所改是也

而以不佞爲嫌者木嫌誤謙

子使漆彫開仕章

子使漆彫開仕閩本北監本毛本彫作雕注疏同案釋文出彫字云本或作凋同四書攷異云舊經漆雕

與後章朽木不可雕雕俱爲彫松柏後彫之彫爲凋體義自合不知何時皆傳寫差此本此處作彫不誤後朽木不可彫經文已作雕唯注疏尚作彫歲寒章亦作彫與閩本北監本毛本同。按依說文當作琱凡琱琢之成文則曰彫今彫行而琱廢雕凋皆假借字

善其志道深皇本善作喜深下有也字

子使漆彫開仕者本仕誤化今改正

道不行章

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皇本于作於由下有也字高麗本也字同案此經例用於字雅爲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及此兩於字變體作于爲政篇于字乃於字之譌此亦疑本作於傳寫者偶亂耳觀文選鼂賦注大平御覽四百六十七所引尚疑本作於下也字亦與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大平御覽四百六十七所引今

大者曰桴皇本桴作筏

子路聞孔子欲浮海皇本浮上有乘桴二字毛本子路誤孔路

古字材哉同皇本同下有耳字

水中籌筏閩本同北監本毛本籌作篫是也

方舫汎浮音義同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浮作桴是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出賦字云孔云兵賦也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傅

兵賦皇本賦下有也字

大夫百乘皇本作卿大夫故曰百乘也

出戎馬一匹本戎誤戉今改正下同

女與回也孰愈章

回也聞一以知十釋文出問一云本或作問字非

吾與女釋文出吾與爾云爾本或作女音汝案三國志夏侯淵傳曰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正作爾字盖與陸氏所據本合

盖欲以慰子貢也皇本貢下有心字案筆解也作爾

故云不如也浦鏜云不當作弗

宰予晝寢章

弟子宰我皇本我下有也字下刻晝下同又此注作苞氏曰案疏述注亦作包曰今本作孔曰疑誤

朽木不可雕也閩本北監本毛本彫經注疏俱作雕此本雖彫漢書董仲舒傳論衡問孔篇詩大雅棫樸正義亦俱引作彫是作雕者用假借字釋文亦作雕餘仍作彫案唐石經宋石經俱作不可朽也皇本朽作圬釋文出圬字云本或作朽鏝也案史記弟子列傳漢書董仲舒傳俱作圬盖論語古本作圬說文朽所以塗也朽當是正字圬乃朽之假借耳

朽鏝也皇本作圬墁也此本朽竝誤朽今正案釋文出槾字云或作鏝五經文字云槾莫干反見論語經文槾字當即此注

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皇本無此以二字成下有也字

深責之皇本之下有辭也二字

改是聽言信行皇本是下有者始二字

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皇本更上有今字無之字寢下有也字

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此本辭皆作辞案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辭訟也辞不受也籀文作辞五經文字云辭辞上說文中古文下籀文經典相承通用上字

託之以設教耳本耳誤卑

今乃晝寢晝寢二字闕今補正下故孔子責之責字聽朽鏝也鏝字釋宮其所言聽字雖聽其言更觀其行聽觀二字塗因謂泥塗三塗字並同釋宮云鏝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朽浦鏜云泥塗也鏝誤塗下鏝一名朽因謂泥鏝爲朽二鏝字誤同

塗土之作具也北監本土誤上浦鏜云丁誤土

吾未見剛者章

申棖魯人棖魯二字闕今補

夫子以時皆柔佞本佞誤倭今正下同

質直寡欲閩本北監本毛本欲作慾○按欲正字慾俗字

申棠字周浦鏜云周上脫子字案史記弟子列傳本無子字浦鏜疑有脫字者據家語也然釋文引家語亦無子字則今本家語有子字者恐不足據

夫子之文章章

可以耳目循皇本作可得以耳目自修也又筆解此注作孔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

不可得而聞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矣二字是也按漢書晁錯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及匡謬正俗竝作已矣

故不可得而聞也本聞誤問今正

孝經說曰性者天之質按禮記中庸注天作生此誤

嘉之會也本嘉誤加下嘉字同今正

成就万物閩本北監本毛本作濟物○按唐人千萬字多作万今改

豈迨元亨利貞之德也 閩本同毛本迨作造是也亨作享誤

子路有聞章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 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有所未辯 此本辯皆作辨案五經文字云辯辨上理也下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 皇本高麗本而下有人字

治而清省曰平 北監本毛本清省改無省案二本所改蓋據作清省以今本改古本非也

臧文仲居蔡章

長尺有二寸 本寸誤十今正

山節藻梲 釋文出梲字云木又作棁○按梲說文訓木杖經典多借用爲梁上短柱之棁非時人謂之爲知 皇本之作以知下有也字

彄生哀伯達 本生誤注今正

故姓曰臧也 本姓誤雄今正

道德博厚曰文 北監本毛本厚改聞後季文子章疏同案周書舊本亦作厚此亦據今本誤改

龜不盈尺 漢書食貨志作盈五寸

柔瘤謂之梁 閩本同毛本柔瘤作柔廇是也北監本柔亦誤柔

令尹子文章

姓鬬名穀字於菟 皇本穀作穀釋文出名穀云本又作穀○按說文穀乳也从子殼聲釋文穀字

卽毅字之訛又作穀用假借字說詳左傳釋文校勘記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皇本高麗本如下有也字又此注作孔安國曰

崔子弑齊君 釋文出崔子云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又出弑字云本又作殺同案九經古義云王充論衡曰猶吾大夫高子也蓋用魯論語之言

棄而違之 唐石經避太宗諱棄作弃後放此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高麗本則下有又字

違之之一邦 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高麗本作違之之至一邦案攷文載足利本作違之至一邦疑皇本高麗本竝衍一之字

文子辟惡逆去無道 皇本辟作避後竝放此案釋文出辟字云音避本亦作避○按避正字辟假借字

皆如崔子 皇本子作杼案釋文出杼字云直呂反則陸氏所據本亦作崔杼

無有可止者 本止誤且今正

三仕爲令尹 本三誤二今正

從其毋喜於邵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毋作毋是也今依正

邵子毋 案毋當作田各本竝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再斯可矣 唐石經作再思斯可矣皇本高麗本作再思可矣

不必乃三思 皇本作不必及三思也案及字是也

甯武子章

佯愚似實 皇本佯作詳案佯詳古字通史記蘇秦傳詳僵而棄酒吳太伯世家公子光詳爲足疾皆以詳

爲佯

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閩本北監本毛本辭作辭閩本形誤彤

子在陳章

不知所以裁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也字史記孔子世家不知上有吾字

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皇本無簡字取作趨妄下無作字案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亦無簡字

我當歸以裁之耳皇本裁下有制字案文選王簡栖頭陁寺碑文注引不知所以裁製

孰謂微生高直章

或乞醯焉高麗本或下有人字釋文出乞醯云亦作醓案五經文字云醯作醓俗

巧言令色足恭章

巧言令色足恭釋文出色足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

漢書藝文志文者也各本也上竝誤術者字

願車馬衣輕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衣文跋尾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玫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益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

敝之而無憾皇本敝作弊○按敝正字弊俗字

不以勞事置施於人皇本不作無人下有也字

懷歸也皇本歸作安

十室之邑章

不如丘之好學也高麗本學下有者字

論語注疏挍勘記卷五終